

唯一步進 1942年12月 讀物

# 吾友

147 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四日發行



每册售價二角 No. 113 31. 1. 4. 第二期 卷二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雖有堆積如山的武器，而沒有會使用那些武器的人，在技術人才上，荷印實有不可救藥的大缺陷。

# 荷印的軍備

實地指

## ◇從戰前的荷印說起

從位置上來說，荷印不但是太平洋印度洋兩大洋的匯衝，並且是亞洲澳洲兩大陸的疑環。因此使荷印無論在政治和戰爭上都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在這次戰爭裏日本如果能支配了荷印，那麼就可以制扼住英領印度和澳洲間海上交通線，並且可使菲律賓進入日本勢力圈內，此外英國經營東亞的策源地也受到很大的威脅，所以說荷印是東亞之門，也是勝利的關鍵，因此在這次戰爭裏日本軍也必然要奪取荷印的。

「近代戰爭中石油和血有同等價值。荷印的石油年產額可達一千萬公噸，因此日本雖然不具絲毫征服荷印領土的野心，可是佔在維持戰時經濟的立場上，也一定會爲了荷印的油田而戰爭的。此外荷印還擁有占世界全產額三三%的橡膠與二〇%的錫，這些都足以使荷印成爲日英美的大戰場。」

雖然荷印無論在地理環境上或是戰爭資源上都早已註定了非受戰火洗禮不可的命運，可是過去荷印政府採取的政治却非常不利於戰爭。荷印不採取增強軍備以武力死守領土的政策，反而一向操持着一種巧妙的中立政策，當作最上的護身符。荷印當局認爲防禦外敵不可依仗自國的軍備，而必須仰仗自己同情的中立政策，而使自國的位置無時無刻不正處在列強勢力的均衡點上。因此過去荷印覺得自己的兵力只要能維持國內治安就足够了。在外交方面因爲過於信任英國海軍的強大所以對於日本的經濟要求始終徹底拒絕，可是在日英戰爆發前一個時期，鑒於歐洲德軍的優勢亞洲日本軍備的充實也從事起擴張軍備修造軍艦的工作來了。

尤其是日英美開戰以來前線英軍的敗報紛紛傳來，使新嘉坡陷于孤立的狀態，美國因了東西兩洋同時作戰更由於連日來損失奇重對於荷印更無力補充，於是加強國防的聲浪更湧到最高潮。現在的荷印實已在完全投到英美的傘中，在英美指揮命令之下，狂奔於對日軍備的工作了！

## ◇陸海空軍的實力薄弱

荷印的軍備現在已經整備到相當的程度。在一九三六年中日事變剛起時，荷印國防費不過五千八百五十萬基打(荷印錢幣)。後來逐年增加，到一九四一年已增加五倍，達二億九千四百五十萬基打。其中尤以臨時部的

預算，一九三六年不過二千萬基打，一九四一年竟達二億二千萬基打，而激增五年前之十一倍。這些臨時部的預算都是用作新製武器的購入費的。從上面數字裏知道荷印總預算中有十分之五都用在擴充軍備了。尤其是從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斷行資金凍結以來荷印朝野意見一致主張強化對日軍備，對於國防費的增加更決定不惜任何犧牲以爲之。最近在荷印第一軍港斯拉巴亞港，幾乎不分晝夜在積極地輸入美國的新銳武器。

陸軍的實在兵力自從一九三六年來未曾發表，根據當時的統計，荷印有土人組成的兵隊三萬二千人，荷蘭人爲主幹的指揮官一千一百七十五人。以這個數字爲基準，再根據其國防費的增加而推算則一九四一年應當有陸軍七萬五千人，指揮官三千人左右。此外去年(一九四二)七月起在國民參議會通過之荷印徵兵制度已開始實施。根據這種制度在一九四一年年末陸軍總數應達十萬人，這些兵大多配置於瓜哇島內，實施着日夜猛烈的訓練。配置的區域有巴達維亞西部軍管區，班敦中部軍管區，與馬蘭東部軍管區等。

海軍方面，過去荷印自身沒有海軍，只有荷蘭本國的艦隊駐泊在荷印諸島的港灣裏。當時的海軍兵力有巡洋艦二隻(排水量六千噸級，裝載五·九吋砲)裝甲艦一隻(排水量五千六百四十四噸，搭載十一吋砲二門，五·九吋砲二門)驅逐艦八隻，潛水艇十二隻，警備驅逐艦二隻，此外尚有敷設艦及其他各種補助艦和飛機六十架。至一九三七年始着手於新建艦計劃，至一九四〇年預算以六年計劃建造二萬七千噸級的巡洋艦三隻，共計費二十一億八千四百萬基打。已由國民參議會通過，然而因爲荷蘭本國的異變而中途擱淺了。在一九四一年年末的海軍努力有巡洋艦四隻，驅逐艦八隻，潛水艇十二隻，水雷艇四十二隻，此外加上其他補助艦艇大約總力可達六七萬噸。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就是荷印一帶，尤以爪哇島的近海處海水特別淺，不適於主力艦活動，因此荷印擴充海軍的方針也專注重於小型艦艇的增強。現在荷印還沒有一個能容一萬噸以上的軍艦自由出入的良港，至於斯拉巴亞軍港因爲已供給與美國艦隊的緣故，目下正積極地從事浚池工事。

空軍在荷印防備的戰略中佔最要位置。一九四〇年在美國訂購轟炸機戰鬥機等二百五十架，現在美國航空將校也陸續進入荷印。更從澳大利亞



◀ 制 制 南 洋 海 面 之 日 本 艦 隊 ▶

也連到不少飛機，和相當數的航空將校，自開戰以來就有許多飛機在斯拉巴亞、巴達維亞等重要都市上空不分晝夜迴環地飛着。荷印的民間航空很發達，在一九四一年總數可有一千架之多，然其中可以出動於第一線而作戰的大概不出五百架。荷印對於國防工作抱定空軍第一主義，將來必定要在各地添設機場，雖在戰爭期間從美國購機的數目也必然繼續增加的。此外從實際看到的知道蘭人駕駛飛機的技術也是相當優秀的。

◆鐵絲網和海岸炮壘

此外更購入許多高射砲，裝甲汽車，戰車(都是中智以下的)及種種新式炸彈等，於是荷印的機械化部隊也迅速地組成，同時更動員全土人民連老人婦女都在內徹底實行戰時訓練。現在利用當地土著人為苦役，在海岸一帶完全佈置鐵絲網，延長達萬里以防禦日軍的上陸。沿海附近都採取適宜的地方建有許多砲壘，像利用拐角的街頭上，利用河的橋下，香蕉田間的蔭影裏，椰子林的遮蓋下都有新建的砲台。許多公用私用的防空壕也

已掘成。大建築也都塗上了保護色，對於戰時的準備可以說相當完善了。然而只

憑這些東西來阻止日軍的進攻是不可能的。

班敦市在爪哇島西部山嶽地帶，馬藍市在東部山地裏，兩者間是荷印最後必守的軍事據點，利用其周圍重疊險峻的山峰佈置下十層二十層的防線，萬一荷印前方如果失利，連政府都有移轉於此的計劃。荷印的一般大家看到政府加速度的增強軍備，都過信自國的實力，都以井蛙不識大海的眼光抱着一擊日本的氣陷，因此開戰前的荷印街頭巷尾處處都充滿着抗日的意氣，然而自開戰以來，見到日軍勇猛攻勢，才知道自己的實力太弱，非仰仗英美軍艦的援助不可。

◆荷印的苦惱

荷印國防上最大的弱點就是雖有堆積如山的武器而沒有會使用那些武器的人，在技術人才上荷印實在有不可救藥的大缺陷。現在擁有荷印支配權的荷蘭人僅不過五萬人，在他們指揮下活動着的土著人雖有六千五百萬之多，然而幾乎全是無學文盲的原始民族。況且過去荷印的殖民政策是單以土著人民為經濟榨取的對象而來的。在現在要發動員全國民衆，發起舉國一致的對日戰，要使那些無學無能的上着人使用新銳的武器，那裏是一朝一夕所以作到的。

因了這種沒有人才的缺陷使荷印的對日軍備永遠等於零。而且其軍備幾乎完全集中於爪哇一島。爪哇島的面積僅有全荷印領土的十分之一，其他的蘇門答臘，婆羅州，西里伯斯，新幾內亞等十分之九的領土中差不多說是完全沒有武備。故在這次戰爭裏荷印也不過只能作一個列強戰略上的爭霸地點和經濟物資的補給地而已。

吾友

第二卷第二期  
卅一年一月四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北菲英軍於聖誕節日祈禱上帝之情形(封面)  
荷印的軍備  
比王李奧波作戰始末記  
精神術，天運眼  
容友術  
孝  
租界小說  
該愛已婚的男友嗎？  
今日的職業婦女  
勵志語  
醫院輪血記  
雪夜悲劇

比王李奧波作戰始末記

變比時兩遭覆國之禍，比王身作階下之囚！  
佛蘭德會戰中，比軍先降，致使歐戰局勢驟驟

本文為法國最近出版之「The Prisoner at Laeken」一書之序文。作者名「基里斯」(Chr. R. Kees)，為英國之海軍上將。基氏於德軍進擊荷比之數小時後，即被派至比王之大本營為英比間之特別聯絡員。故自戰爭開始起，至比軍投降止，切身臨其境，對當時情形盡無遺。茲特述譯，以饗讀者。——譯者

自從上年五月抄比軍投降德軍後，比王李奧波(Ulric Spoil) 遂受盡世人的誹謗。一部分法國人自然願意拿他來掩飾他們的失敗。因着在比利時短促作戰期間(原作者自稱，下做此——譯者)始終與比王一同逗留在他的司令部，而且同時又與英軍司令部及政府有緊密的連絡，所以我對於那次戰爭情形特別清楚。現在我願藉此機會以聲明比王對聯軍極忠實，並且他對聯軍的幫助已盡他最大的努力。

在軍隊中渡過假期

我第一次見比王是在一九一八年。那時他的父親阿爾培王及其母親依利薩伯后正在我所統轄的拉巴內(Ua Paine) 居住。比王那時尚在學校中讀書，並以一兵士資格於第九步兵隊中渡其假期。那一隊是時常開往前線作戰的。在上年五月十日德軍侵

入比利時數小時後，我受了政府的委派，乘了飛機加入比王的司令部作爲一個特別聯絡員。直到五月二十七日晚十點鐘時，我與比王始終在一起。雖然比國由於德軍破壞中立條約以及法軍未能阻止德裝甲部隊於師丹地方渡過譯司河以威脅聯軍右翼而受到了打擊，但比王的態度仍是沈靜而勇敢的。

比王將他自己以及比軍均歸法最高統帥部指揮。爲要遵照所接之命令以及與北部分法軍同英軍軍一致行動起見，比軍必須逐日後退至些耳德河(R. Scheide)，並希望在該處能够站得住。比軍司令部設於布魯日(Bruges) 外之聖安德雷(S. Andre)，我則與比王停留於魯封(Loosdam) 附近，其後又到韋南德耳(Vyrenhede)。

五月二十日那天，法國最高統帥部命令英法兩軍預備於西南兩部作戰，並與南部之法國主力部隊再取得聯絡。當接到那個命令時，我正駐紮於瓦哈索(Wahames) 的英軍司令部中。一般人認爲除非比軍探同樣行動，不然恐怕要與英法軍失去聯絡。

我回到比軍司令部後，我就把高特(Grot) 將軍當時英軍總司令——譯者所接到的命令告訴比王，並說明英政府很希望比軍能採同樣行動並與英軍左翼保持聯絡。

比軍之頹勢

比王請我轉知英政府及高特將軍謂比國軍隊

僅能用以防守，既無坦克車，亦無飛機，更無進攻之配備。由於大批逃難者的流入，在此境未陷落一小部分所存之食糧，僅能支持十四日。他不希望英政府考慮一種冒險行動，或者英軍之存在係專爲與比軍取得聯絡的。他請我向英政府表明他不願做任何事件以妨害英政府認爲適於英軍對南部所擔任之任務，並請我向英政府說明，他認爲如果這樣做，最後將招來兩軍之分離，比軍之投降亦將不可避免。



日取攻之塞要日軍德巨砲隊

關於此事我與邱吉爾首相及高特將軍各發一電報。第二天我個人又與高特將軍一報告。五月二十一日，我與比王於伊普雷(Ipres) 見着新任聯軍總司令魏剛將軍。他確定五月二十日所給英法兩軍的命令，並請比王由悉德耳河退至里斯河(R. Lys)，俾使英軍退至法比國境堅固防禦線之後方，並預備由此處與法軍向南攻

同意接管陣線

在我們回布魯塞達上，比王告訴我說，他已同意於接管由里斯河至法比國境之陣線。雖然這樣一來必須把比軍全數調在一個九十里長的戰線上以對抗優勢的德軍，但爲了要使英軍能實行魏剛將軍預計的攻擊，也祇好這樣做了。他以為所設計的攻擊已延遲得太久了，解救被德軍切斷之英法軍的唯一希望，就是加強戰線，並增援里斯河比軍的聯絡線以防守比國各海港及丹刺克

(Dunkirk)。他指出在比軍側面英軍所守之陣線非常堅固，而不易受攻擊。但比軍所守之陣線則極軟弱，且有受攻擊之可能。他恐怕此處一旦受到強有力之攻擊，則德軍即可突破陣線，切斷了英比兩軍的聯絡以覆滅比軍。

比王請我轉知英政府，他感到如果向南方作戰沒有充分圖明白，則比軍與英軍其難保持聯絡。他其願與英軍合作，但為地理條件所限制。比政府曾勸他在比軍投降前離開比國。他自然沒有離開他的軍隊的意圖。假使英國能了解他的主旨，他不願別人意見如何。我立刻依他的意思向英政府發一電報。

那天晚上，我們聽說聯軍北部總司令法國比羅德 (Billotte) 將軍所乘坐的汽車失事。

交通被切斷

命令英軍沿着一條充滿車輛及逃難者的道路攻擊，其困難為法最高統帥部所未計及。而且在攻擊以前，英軍與法軍在海峽港口根據地的交通線又被切斷。

至布明斯格 (Bremnesque)，高特將軍告訴我，英軍兵士必需各物行將配給一半，軍需也極感缺乏。在此種情況下，若與敵敢而胆寒的法軍聯合起來採取攻勢，自然是不利的。

五月二十三日晚，比王因恐懼而由悉耳德河堅固之陣線退至里斯河後面一條防禦力薄弱的陣線。同時他又把法國第六十八師團——在比軍左翼，歸比王指揮之兩師中之一師——分乘比國汽車送至格雷夫線 (Ytranc Lines)。聯軍在比利時的軍隊僅餘法國第六十師團了。

南部法軍前進順利

五月二十四日，魏剛將軍告訴英軍司令官及法國北路軍司令官謂，南部法軍前進很順利，他並命令該處法軍奮力向南攻擊，以便堵塞已衝至

海岸之德機械師團後面之缺口。

在那時比軍受到猛烈的攻擊，比軍司令部也很明顯的知道他們遭遇到八九師團之攻擊。德軍之目的為驅逐比軍至北面，以切斷與國境線後而英軍的聯絡。

我們知道法國最高統帥部並未認清情勢之危險及困難。同時英國參謀長狄耳 (Dill) 將軍應諾於五月二十四日晚間來臨。經過一夜後，第二日早晨即到駐在布明斯格高特將軍的司令部。

開始攻擊

他回到了布魯日後，告訴比王說，魏剛將軍命令英法兩軍向南之攻擊即將開始。

比王拿一地圖將比軍右翼之弱點以及防守線上普遍之弱點指與狄耳將軍看，並謂除非英軍極力的協助，則守禦以及與英軍保持聯絡均為不可能。狄耳將軍允許請高特將軍盡力協助比軍保持聯絡。

當英軍將要開始向南進攻時，比王認為由於健時間上的可能以與右翼保持聯絡有助於英軍。他已準備將他的騎兵機械化師團自海岸撤回以增援右翼，現在又命令第十五師團(一個既無大炮又無機關鎗之步兵團)由伊賽 (Yser) 撤下也增援右翼。這樣一來，他所有的接應軍竟因此完全用盡了。

英軍移動

後來我聽說那時英軍第五師奉令向北移動佔領，由哈盧安 (Halluin) 至西里比克 (Zillbeke) 之戰線，第十二騎兵隊則奉令支持聯軍兩翼。這據做是希望掩蔽英軍之左翼，但對於正在努力援助英國遠征軍的比軍之情勢，則絲毫不能使其緩和，比軍被迫至哈盧安到海岸一條長九十公里的戰線上，因此還有幾處受到德軍攻擊的威脅。因恐不能避免德軍突入，比軍沿着盧勒 (Roulers) 及伊普雷之間的鐵道，向南集結起來，

以阻德裝甲部隊向北進攻。

五月二十六日早晨，我得着伊普雷比軍受猛烈攻擊以及比軍陣線有被突破的危險的消息。我立即到英軍司令部(那時仍在布明斯格)請示高特將軍。他請我勸比王將比軍向伊賽方面撤退。

請求英軍反攻

我將高特將軍的意思告訴比王。他說他將盡力去做。但是唯一避免比軍撤退的危機及不幸的方法就是英軍立刻於里斯河及悉耳德河之間反攻。我給高特將軍發一電報，並且得悉那天早晨更早的時候，在比軍司令部的英國軍事使節團也向高特將軍發出同樣的請求。

在五月二十一日那天伊普雷會議中，已討論過假使比軍被迫退至里斯河後，比軍向伊賽撤退的問題。那時比王曾想過此為唯一之陣線。但他以為最近德軍攻擊的銳氣向比軍猛撲的結果，已使向伊賽撤退之策略為不可能了。(未完)

彈 佈 遍 之 痕 列 日 要 參 考 點



精神術天眼通

都是騙錢的勾當

這裏告訴你們它們的秘

人們自古以來就想要與人死後的靈魂交通，所有那些請神招鬼的巫婆術上就是人們這種要求的產物。而現代的所謂精神術家也有催眠術、天眼通等等的把戲，得到許多人的相信。上次世界大戰時，精神術在歐洲大為流行，此次戰爭發生，這種精神術上的生意又興盛起來了；因為有許多不幸的男女都想從這上面得到一些安慰。其實這類把戲完全是一種騙錢的勾當。

例如與車通信，實際是變戲法的一種手法。施術者暗地裏先在白紙片上寫好「鬼的書信」；然後把這白紙片夾雜在其他的一疊白紙片中，當顧客來時，他把那一疊紙片拿出來，讓顧客從中任意抽出一張紙片來，同時他極敏捷地把那張寫好字的紙片取出扣在桌子上，然後設法瞞混顧客的眼目，使他不致於看出他所選出的那張紙片已和桌上的那張紙片交換了。其次是讓顧客在那張紙片的背面寫上他自己的名字。於是就將那紙片放在玻璃板下面，用紙條將玻璃板纏繞在桌子上，故意用手做出種種姿勢，口裏念着咒語，過一會把紙條扯去，翻開玻璃板，拿起那紙片來，反面一看果然出現了一「鬼的書信」，辭句總歸是含混不清，模稜兩可的。一些無知的人們就信以為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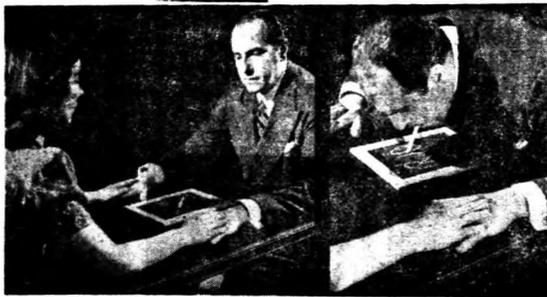
而用發光漆畫着一個鬼影，當她把裙子翻起時，於是鬼影就出現了。另一種把戲也是常常使人猜測不出的，就是四個人把雙手輕扶在桌面上，而桌子就自己懸空昇起來。實在這四個人的手臂上都綁着鐵勾。暗地把桌子勾起來的。還有鬼寫字，是顧客與施術者對面坐着，中間隔開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一塊石板和一雙粉筆。施術者將兩手放在桌面上，顧客也伸出兩手，壓在他的上面，燈滅片刻再亮時，石板上就出現字了。這是在燈滅時，施術者用嘴銜起粉筆在石板上寫的字。



◊ 四人輕扶桌面，桌子懸空昇起，實際是四人手臂上都綁有鐵勾藏在袖中。

幻之

大，可以有一個人沿着繩子爬上去而不會落下。許多科學家旅行家，以及研究東方事情的專家會著了不少的書討論這件奇事，也有畫家畫出表演這種魔繩的圖畫。但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曾實際看到過這種表演。許多魔術家和歐美的旅行家特地到印度去研究，而到了那裏，却找不到一個能夠施行這種魔術的印度人，在印度甚至於連這種傳說都沒有人聽見過。所以一切關於魔繩的照片圖畫都是偽造的。



◊ 「鬼寫字」實在是燈滅時施術者用嘴銜起粉筆寫的。

一窳二友三術

隱梅譯

按一般著名心理學家的理論說，除了白癡和不正常特殊天才發展的人之外，普通人的智力值數都沒有太大的差別，不過人類的頭腦和其他器官一樣的需要鍛鍊，時常用力思索，可以直接帶動腦力發展。

本測驗譯自一九四一出版的答友術原書，不過在我們沒有答友之前應當先客一下自己，費一番思索，仔細想一下，全書包括智力測驗一百五十餘個，以後陸續在本刊按期發表。

問題多注重學理，簡單數學或其他簡單易解的常識問題，讀者思索的時候最好直接依理推想，或執筆演算，定可獲益不淺。

問題

(一) 三個人出外去獵熊，出帳後向正南走了十五哩，又轉向正東走十五哩，獵得一熊，但是獵熊的地點距三人原出發的營帳還是十五哩，問獵得的熊是甚麼顏色？  
(二) 六個貓六分鐘吃六個耗子。多少貓九十六分鐘吃九十六個耗子？

(三) 我有十方呎一塊地，若只在兩不相鄰的邊作籬笆，每隔十呎放一柱子，問一共需要多少柱子？

(四) Smith 到鄉下去後數日忽然接到一封家裏管家 Jenkins 的一封信，信上說家中一切事務進行都很順利，只是 Smith 先生臨走把收郵件箱的鑰匙拿走了，所以 Jenkins 收不到 Smith 的信，Smith 就立刻把鑰匙給他寄了去，不數日的功夫，他就收到大批 Jenkins 轉來的信件。這故事裏有甚麼錯誤呢？

(五) 麥斯先生是個家道中落的窮房客，他住在張森太太的樓房裏。這天張森太太來要房錢，可是麥斯連一個銅子也沒有。『我只有有一個金鍊子』麥斯說得怪慘的『我每天給你一個金環子作房費可以嗎？』



『好吧，』張森太太想一下『你不可能把每一個環子都切斷的。』

看完了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答案請見下期本刊。)

男力性賀爾蒙製劑

賀爾蒙賜保命

強精固本 男子性神經補劑  
少壯動物藥丸煉製，質料新鮮濃厚，定價最為低廉，主治性神經衰弱，未老早衰等症，功效靈驗補力偉大。



造製廠藥亞新滋上 備均房藥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英界單三十九號胡同十六號

濟南：天津路德安里十一號

孝

父母對於子女的愛與子女對於父母的愛，完全自一種天性；古人認為天經地義的「孝」字，原是一種道而已；所以孝是人為的，孝是一種手段。古時候能夠稱得起孝子的，大蓋都是些守着家庭的人，整天價爸爸啊，媽媽，噓寒問暖，刻意殷勤。再不然，便是低聲下氣地百般順從；甚或真有爲了父母的存在，不敢遠遊四方，死了父親不敢出門作官，做一些割股療親的愚舉；像這種「孝」，簡單說來，是自私的，狹義的，盲從的，奴性的。

過去人們都以父母高於一切，除了父母以外，沒有別的比較再高的了；所以當子女的不問父母慈與不慈，行爲正與不正，只要言出必從，連半個屁都不敢放，所謂「父欲亡，子得不亡」，這句話便是十足地說明了當子女的對於父母的一種屈服和盲從！

反過來說，當子女的本身是刁奸刻薄損人利己的人；其或胡作非爲，傷天害理，但在家庭裏却爸爸啊！媽媽！冷啊！熱啊！的哄着一氣，這在普通人的眼光裏，仍不失爲孝子的身份，世間荒謬的事情，莫過於這樣的了。

所以過去人們把孝這個字的意義完全看成歪曲了。有些人爲了孝，忽略了社會的客觀環境，現放着許多正事不幹，而且爲了孝也誤了多少國家大事，甚至於於失節投降，貪生怕死，把聖人說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兩句話，不

知抹殺到什麼程度。

其實他們把父母與子女間關係，完全看做私人化了當父母的認爲自己是自己的私有物，當子女的也認爲自己是父母的附屬品；同時父母生下了子女以後，十有九個主觀地抱定一種希冀着子女將來對自己報恩的個人思想，因此時刻的汲汲於子女的身上竟取一些孝與不孝的事實來作說話的題材；同時當子女也僅主觀地不問目的盡一切可能的手段對着自己的父母施行一種極狹義的或則根本盲目的所謂孝的行爲，這是很可惜的！

按照物理學說起來，人類的繁殖子孫，無非是兩性交媾得快樂的必然結果，並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豐功偉績。但如果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說，則當父母的生育子女，由孩提撫養到長大成人，其間自然免不了許多艱難和辛苦，但如果還這樣，人類一定不能夠延續，民族勢必至於滅亡。所以廣義說來，當父母的對於生育教養這些事，對於國家，只是盡到了做國民一部份應盡的天職；至於將來子女對父母的報酬，那是另一個問題，可以不必計較。

二 理想生活

但當子女的到了成人的時候，除了合乎理想的生活，本是不大可能的事，因爲理想的本身就是高深玄妙的東西。人的腦子可以隨意想來想去，但是

寒君

女子應該絕對地把自己的身體貢獻給社會國家，把精神寄托於某種事業上；處處因公而忘私，隨時隨地有益於社會羣衆；不做損人利己的虧心事，及幹作奸犯科的非法人行爲；有紀律！有操守！完成一個優良獨特的上好國民！這樣，才算不負父母的一番養育之心，也可以說對於生身的父母盡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孝道；比起守着家庭叫幾千幾百聲爸爸媽媽還要有意義，有價值！

也許有人說，這樣當父母的未免太吃虧冤枉了，然而不，要知道當父母的過去也是自己父母的子女，當子女未來亦是自己子女的父母，當子女，是人人必經的階段，所謂後浪推前浪循環相報，說來誰也不吃虧，誰也不冤枉；這就是捨棄了小我成大我，換句話說，便是把施行於狹義的家庭裏的一種孝，移植於廣義的社會羣裏，把它發揮得更偉大更有意義而已。明白地說，也便是去私的孝而成公的孝，去小的孝而成大孝。

在過去一般所謂孝子賢孫，給正人君子們蒙上了一張灰色的皮囊，而於狹窄的天地裏，那歪曲的理論和歪曲的社會目光，不知蹂躪了多少人的意志，委曲了多少人的心，斷送了多少人遠大的前程，從而養成了一種蒙昧愚蠢的頭腦，和保守因循的習慣。缺乏勇氣，缺乏創造性！所以總括起來，中國歷年的衰弱，實在由於過去一般人家庭觀念深於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深於民族觀念的結果！

陳東卓

世上的萬般事物卻不會像機械機器似地運轉自如。所以儘管人們想到多麼遠的地方去，然而現實畢竟是現實，決不會

第一流咖啡店 沙漠咖啡

！鬆輕美優樂音！適舒！暖溫！幕開已現，營經法方之新最以西路頭北場商桂丹場市安東：址地

本店佈置新穎華麗，以最新之方式經營，風格特異，三五幅油畫與熊熊火樹之壁爐，相映成趣。加以優美輕靈之音樂悠揚，使人感到異常溫暖，舒適與愉快。侍者懇切，無小費之舉。一熱巧克力與「麵包夾」爲本店之特殊食品。備有各種新開張，隨時，隨時，可由顧客隨意選購。此種文化風味之咖啡店，在本市尚屬創舉！





## 二 應該愛已婚的男友嗎？二

冷儀

前幾天有位姊妹和我說，她有個女友愛上了一位已婚的男友，現在非常苦惱，這問題應該怎樣解決？現在把我對於這位女友的不滿及解決的方法寫在下面，希望姊妹們看有不對的，便予以改正。

我認為這位女友根本不瞭解什麼叫友誼，什麼叫愛，和一個已婚的男友相交，只能有友誼存在，不能有一點點愛的渣滓，「爲了不使另一方——男友的妻失了愛，而維持同性相愛護的道德觀念，我們應該這樣堅定的保持着的。同時更聯想到我們若是結了婚，丈夫被另一個女人奪了去，我們的內心應該感覺到怎樣的痛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怎好奪人之所愛呢。

我們既然走進社會，當然短不了和男子交接，勿論對方是已婚或未結，都不應立刻就發生了愛，一見鍾情的愛會蒙蔽住了觀察對方的能力，以致貽誤終身。應該彼此坦白的，熱誠的奠定友誼的根基。

大多數的男子有喜新厭舊，多多益善的野心，所以一個已婚的男子往往可能的愛上了一位女友，又更何況這位女友愛上了他，他樂得不玩呢，所以這位女友第一是在愛的方面不道德，第二是替女孩子洩氣，第三是自尋苦惱。第四也是她的學識不足，理智不強，感情脆弱才有這一幕悲劇的演出。

最簡捷的辦法是趕快和這位男士斷絕來往，社會圈裏不少忠誠未婚之士，人生爲了什麼？爲什麼不去創造一個快樂幸福的家庭，而斤斤在演着三角愛的悲劇呢，爲了三方面的幸福，只有這康一條路。

人到底是感情的動物，當然在乍別的時候，

## 一 今一日的「一職一業一婦一」女

然。

在一個冗長的歷史過程中，婦女是在奴役婢僕的地位，受着一切不平等的待遇和束縛，隱忍了傳統賜與的愁苦，辛酸和壓迫！而今日時代已掀起婦女們爭自由的熱望，掀起久積的憤火，紛紛的邁進社會謀求職業，希圖奪到經濟的獨立擺脫幾十年來的枷鎖！

然而，今日的职业婦女是否已得到完全的解放呢？現就普遍的现象作個檢討。

第一：關於婦女的職業範圍：很顯明的，今日婦女的職業範圍太狹窄，只限於機關的職員——如委任階級者或書記打字員……等等教員，護士，練習生，店員……再其次如女工，婢僕等，而社會上大多數高尚重要的職業都掌握在男子手裏，例如法律上，政治上，軍事上女子很少有參與的機會，所以婦女職業範圍亦隨之縮小了。其次在一般人的思想中，覺得今日女子職業不發達的原因，不外乎因前者諸職業較適合於婦女，其次在說婦女本身沒有職業能力，這種說法在某種觀點來說是合理的，可是當我們詳自檢討後，覺得這罪過該歸咎於社會，爲甚麼呢？那首先讓我們看到除當前婦女已獲得的職業外，其他職業是否真的不適合我們：於智力上女子並不減於男子，在生理上男女雖有差異，然此差異並不能防礙職業工作，故過去與否這解說近於掩飾男子在職業上的歧視性，歷史告訴我們即是從事這樣

內心會感到一種空虛，但是我們要明白所謂愛與憎，只是一種情緒在作祟，對方既是已婚的男性，和自己根本不能結婚來轉移自己愛的情緒，更以俗務來繁繫自己的身心，使自己忙，忙的無法去回憶過去的甜蜜，然後更堅強的忘記了過去，抓住了現在的，另尋求自己理想中的對象。姊妹們！你們以爲怎樣？希望你們能給我些補充。

艱巨的工作，女子亦頗勝任，例如明末代父守城的沈雲英，及從軍遠征十二年的花木蘭。他們都是女子，在體力上能擔當起任何事業，在精神上有超乎男子的熱情，同樣在現代世界許多地方保留了女子服務社會較多於男子的現象，並且更有許多實例可以證明婦女亦適於學術研究，政治活動及其他一切社會生產工作。

再談到職業能力的問題，職業能力的培養要基於知識的獲得及職業訓練，提到知識我們總不會忘記，婦女千百年來是被封閉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口號下，雖今日少數婦女已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可是却仍受着層層剝削，在家庭裏父母受了封建思潮的籠罩，覺得高深的教育對於一個未來的賢妻良母並不太必要，只須具備普通知識已很够了，因此女子再求深造的機會次於男子，尤其其生活程度高漲的今日，家庭在有限制的經濟條件下，只得於女子之間任擇其一來供給教育費，無形中女子必要做其犧牲品了。當女子於此種困苦環境中掙扎出受教育的時時，社會上女子受教育的機會又遠下於男子，只就今日北京市男女學校說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牠指示我們至少有五分之二女孩小更不發達了，在這種不平等的職業訓練上則更被棄絕學校門外的，而在這種形勢發展下掙扎出的婦女，就是今日社會上的仍作繼續努力的一輩！我們是否應歸罪於婦女本





勵志語

Dr. O. S. Marten 著  
富春舫摘錄

體力的強旺，是成就大事業的必需條件。

很少的人能够澈底明白體力與事業的關係是怎樣的重要，怎樣的密切。人們的每一種能力，每一種精神機能的充分發揮，與人們的整個生命效率之增加，都是有賴於體力之強旺的。

體力之強旺與否，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勇氣與自信心的有無；而勇氣與自信，是成就大事業的必需的條件。體力衰弱的人，總是胆小，寡斷，沒有勇氣。

要想在人生的戰鬥中，得到勝利，第一條件就是每天都能以一副體強力健的狀態，飽貯精力的身體，去對付一切。然而有些人却以一個有氣無力，半死半活之軀，從事於事業，其不能得到勝利，又何待言。

在人生的戰鬥中，能否得到勝利，全視你能否保重身體於「精強」的狀態中以為判斷。一匹有「千里之能」的駿馬，假使食不飽，力不足，在競賽時，恐怕反要敗於「常馬」。一個具有一分本領的體力精壯的人，可以勝過一個因生活不知謹慎的體力衰弱的人，具有十分本領的人。假使在你的血液中，毫沒有火燭的燃燒，在你的身體中，毫沒有精力的存儲，則你在人生戰鬥中，一經打擊，一度接觸，一定會立刻失敗的。

一個人有着大志，有着澈底的自信，而同時又具有足以應付任何境遇，抵擋任何事變的強旺的體力，則他一定能够從那些足以阻礙體弱者之

努力的煩悶，憂慮，疑懼等種種精神束縛中解放出來。

強旺的體力，可以增強人們各部份機能的力量，而使其效率，使其成就，較之在體力衰弱時候，大大的增加。實在的，強旺的體力，可以在人在使業上，處處得到便宜，得到幫助。

凡是有志成功，有志上進的人，都應該愛惜着，保護着體力與精力，而不使有些微的浪費於不必要的地方；因為體力與精力的浪費，足以減少我們的成功的可能性的。

世間有不少有志成大事，因為沒有強壯的體力為後盾，而致壯志未酬身先死遺憾終世的人；然而世間又另有大批的人，有着強旺的體力；顧乃不知珍重，任意浪費之於不必要，無意義，無益處的地方，以自耗其珍貴的「成功之資本」。

身心不斷的活動，是却病的最好驗方。要維持健康，活動一事，是絕對的需要的。人體中的各部份機能，苟非常活動，決不能保持健康。所以「工作」之為物，是「人身機器」上的節制。空閒最足誤事的。一個在正當惡行為，大都是在空閒時候發生的。一個在正當的事務上忙著的人，他是安全的。他能避免去許多空閒時候足以傷害他的種種不良引誘與試探。

凡是輕視自己工作的人，即是輕視自己品格的人。

有千萬個人因為自小養成了輕視與忽略工作的習慣，及對於工作，抱「馬馬虎虎敷衍苟且的

態度，遂至終身伏處下層，不能抬頭向上。

做事苟且貪懶，這種習慣一朝養成，可以使得那人的品格大受影響，他將在一切事上，都要不忠實起來。凡是輕視自己的工作的人，即是輕視自己品格的人。苟且而不可靠的工作，代表著苟且而不可靠的人格。在你的手中，每做出一件苟且而劣等的工作，都足以損害你的效率，你的辦事能力，你的性格，苟且而劣等的工作，對於你的自尊心與最高理想，是一種污辱。牠是足以拖陷着你預你不得向上的仇敵。

在日常職務上，對於那些尋常的，微小的工作，忠實地執行；這就是使我們漸漸的走上高地位的階石。我們日常所做的事務，可以導我們入於「上昇」之門。然而多數的青年都見不及此。

在平凡的職務中，能造成大的機會。

青年人往往念念不忘的要想我得高的位置，大的機會，以使自己有「用武」的機會。他們會對自己這樣的說：「我現在的枯燥，機械的職務，平凡，渺小的工作，有甚麼道理呢？那真是不足為呀！」但是出人頭地的青年，却能在簡單的職務中，看出與造成大機會來；在尋常的情景下，卑微的位置上，看出與造成不尋常的機會來。

「澈底」的精神，是一切成功的人的特徵。偉大，成功的人們之所以成功，所以偉大，就在他們做事不殫精詳，秋毫必察的精神。許多青年人的毛病，就在不澈底他們對工作，事業，不要求其盡善盡美，却要想得到良好的結果，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迭更司非至預備充分時，不肯在公衆面前讀他的作品。在未當衆宣讀以前，他要每天把那篇選定的文字，誦習一遍；這樣的，要經過六個月之久。

法國的大小說家巴爾札克(BALZAC)，有時費一星期的工夫，寫成一頁的稿紙。然而他的聲譽，遠非近代的一般時髦作家所能比擬。

許多人對於職務，工作的苟且，潦草，都藉口於時間的不够。但這是不對的。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時間儘够我們好好的做事。假使我們做事，都能有求盡善盡美的習慣，則我們的生命，一定能變為更完滿，更快樂，而天下過度美滿生活的人，將大大的超過過度殘缺的生活的人。

達到最高處！攀登最高峯！從事任何事業，做任何工作，我們都應抱着這樣的態度。

**◇要想求得生命的偉大，自由我的發展，必須先取得自由！**

千千萬萬的人們，都生活在一種束縛，阻礙的，不良的環境中；生活在一種足以摧滅人熱誠，敗壞人志氣，分散人精力，浪費人時間的空氣中。他們沒有勇氣去斬除束縛他們的鎖鍊，也沒有毅力去拋棄一切的憑依，而依賴着自己已去走入一種可以獨往獨來，自由自在的環境中。終於，他們的志向，會因沒有動作及失望之故而歸於死滅。

假使你要想成就生命的偉大，要想求得自我之充分發展，表現，你必須先不惜任何代價，以取得自由。

穿尋着你生命中的最高，最好的東西發掘出來，你是要經歷大著的痛苦，大量的磨折，要向阻礙，困苦，作大著的奮鬥的。要沒有石子的挫琢就是鑽石從黑暗中解放出來的代價。

「阻性」足以阻礙人的自由。許多青年男女，都有志於向前，有志於表現他們自己，然每遇過度的阻性與缺乏自信二事所阻礙，所阻礙，他們自己覺得內在的力量躍躍欲試，但總害怕着失敗，而不敢動作！

大部份人的毛病，就在雖則心中有志於成功，然而却不肯努力的去求得成功。我們太信任「幸運」了。

試着去問問那些曾在世界上，成就過大事業的男女，他們偉大的力量，廣闊的心胸，豐富的經驗，究竟是從那裏得來的。他們會告訴你，那是奮鬥的結果；他們將告訴你，他們就在掙脫不自由，不良的環境，斬除束縛他們的桎梏。求得教育，脫離貧困，執行計劃，實現理想的這種艱苦努力中，獲得了他們最良好的紀律訓練，最嚴格的人格操練。

有願望而不滿足，有志願而被窒礙，這最足以使人喪氣。這可以摧殘人的能力，消滅人的希望，打破人的理想。這可以使人們的生命，成爲一種空殼，一種不兌現的支票。

在人沒有將他生命中的最高，最好的東西發揮出來，沒有將他的天賦天資充分發展以前，我不相信他的生命是可以稱為幸福，快樂的；不管他處境怎樣。

一個有自由的平常的人，可以勝過一個處處受束縛的天才者多多。

不待待過怎樣豐，報酬怎樣厚，地位怎樣高，你千萬不可從事於一種不容許你自由，光明地做事的事業，你不當讓任何願慮，鉗制住你的舌頭，購買去你的意見！你當將自由，自立，作爲你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而任何願慮，都不能使你放棄之。

一個有作爲的青年，而喪失了他的行動，言語，信仰之自由，這個損失，有什麼東西可以補償？一個本來可以獨往獨來，昂然地過生活的青年，而至屈志降心，仰人鼻息，匍伏鑽營，脅肩諂笑，以過度一生，這種損失，金錢能够補償嗎？

**◇需要是奮鬥，努力，和生活以原動力。**

爲了要脫離貧困的境地而奮鬥，這一件事，最能造就人才。假使世人都是一生下來不爲需要壓迫着去工作，人類文明怕直到現在，還在很稚幼的階段吧。

能力是抵抗困難的結果。偉人都是從困難角鬥中產生出來的。不同困難阻礙奮鬥而要艱難，能算作半個人！

一個生長於奢侈的中間的青年，時常被附於他人而毋須用自己的勞力掙飯吃的青年，自小被溺愛慣的青年，是罕見具有大本領的。他之與人相比，正像林中的一棵弱樹苗，同一棵每一寸樹幹的長，都要飽受暴風猛雨吹打的高大的橡樹相比一樣。

假使一個青年不被需要強迫着去工作，他將怎樣呢？假使不用勞力，就可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他將怎樣呢？假使他已經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他還肯奮鬥嗎？一萬個人中沒有一個人肯爲了培養品性，鍛鍊才能而去同奮鬥，同需要角鬥，但爲了滿足自己志願，與獲取一切自己所願望所喜愛的東西的緣故，人是肯奮鬥的。

一個感覺到自己的生活是幸運的青年，將對他自已這樣說：「我所有的金錢已够我這一世的受用了；我又何必早早起來，勤勞工作呢！」於是，一個翻身，他又呼呼的睡着了。而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個青年，一個除他自己以外，茫茫的世界中便別無可以依賴的青年，會因需要的驅策而被迫着離開牀舖，從事勞動。他明白，除了奮鬥以外，他別無出路。他不依賴任何人，沒有人能幫助他。他知道這是他生死繫之的問題。

狡猾的「自然」，雖就利用了這種方法，人類類因感覺需要而努力奮鬥！實現了她的發達人類的才能，世界的文化的大目的。在總看來，金錢，財產，地位，反倒是件小事。

「自然」願意爲人付一切代價，他將置人於「紀律」的學校中，而使之受訓練於「經驗」的大學中，以完成他的意志。人在一生中所得到的金錢，產業，不過是偶然的東西。「自然」所照顧的是「人」！在比較上，對於金錢，牠不很介意。但牠願意付任何代價，爲了要造就人類中的偉人！

# 學府風光

## 學窗瑣記

毛·荷

上課鐘聲的響着，課室內的喧嘩聲隨着這鐘聲漸漸的停止了。同學們一個個坐在位上，巴巴的等待着先生的到來。這兩點鐘是X先生的西洋哲學史，X先生具有一付三角形形式的腦袋，體態似的身軀，登着兩層，走起路來怪好笑的，再加上他那時不可斷的，由鼻，喉間發出的「坑，卡」聲音，却是值得大家好笑的，在每上課時，必須模倣幾分鐘才肯叫先生講書，雖然這樣可，是一講起書來，同學們都傾耳靜聽，很少有

## 輔中「新記消費合作社」

倚勢欺凌學生

在北城的輔仁中學，因了輔仁大學的名氣，居然也算有不少的人知道了。但輔仁中學沒有飯團，倒是便宜了從中取利的先生們，他們每人可以多買幾袋廉價的麵。

這學期一來，聞有輔大心理系大教授劉某之兄，在中學校修了兩間屋子，大賣其雜貨，竟美其名曰「新記消費合作社」。才成立的時候，一元錢可以買一元一毛錢的優待券，然而這種所謂「優待券」，不用說誰都知道是哄小孩子的。據後來學生推算，才知道所賣的東西不但「消費合作」，反而成了個「加費獨作社」了。

有一次，有某高中同學，跋其足，不知這位跋先生與該合作社有

談話的聲音，因他講得實在令人聽得津津有味，他會講許多有趣的哲學故事，也會講許多老哲學家的軼事，說起話來極其幽默，有一次，帶同他的朋友在課室裏後面坐位上親密談起話來，被這位幽默先生聽見，大概他也許知道他們是頂親密的朋友，所以說了一句：「請二位別談情啊！」弄得全班開堂大笑。

「不論『少奶奶』每天怎樣修飾他的頭髮，總是和雞窩似的。」

「誰說不是，瘋顛顛的。」……幾個同學圍着爐子這樣閒談着，這時輪到「少奶奶」的頭上。真是這樣，差不多她的髮一天要有一兩個花樣，可是那一天她也沒有深

耳邊風。

何關係，竟歪戴灰使帽，監視一切，有一個同學因為買了一個柿子很澀，拿回去更換，結果兩方大起衝突，後有許多學生跑去示威，那位跋先生才不敢說話。

有一天他們舖子因為不賣五分錢的花生仁，只賣一毛的，並且向學生口出惡言，又和學生起糾紛了。那個舖子的大掌櫃，倚着某教授的勢力乃和學生公然在神父面前講理。而且大言不慚，以後不準某生到「新記消費合作社」購買吃食。全校的同學聽到這個消息，無不忿忿，然而也沒有報復的辦法，只有怒視着那兩間新蓋起來的「新記消費合作社」。嗚呼，哀哉！這也是「世風不古」的現象吧！

亮過，走起路來跳跳蹦蹦，鞋上好像帶有彈簧似的。雖然「小黑子」黑漆漆的，也是一樣瘋瘋顛顛，可是却不像「少奶奶」，使人見了害怕，不過她有的心腸，聰明的頭腦，絕不粗野，也很大方，待同學都很好，不像「花金子」那樣假充聖人，確實具有「少奶奶」的風子中「少奶奶」那種風味，所以這也是同學對她抱有好的印象的一個原因。

「近日的培不知因了什麼，她變了。」同學們都這樣的說，的確是，記得以前的時候，她穿着棕色的長袍，披著紅色的外衣，圓圓的兩眼，襯在她那張面龐上，顯出一位極其自然美的女郎，多日未見她與素日在一起的哲學來上學，現在哲是一個人跑來跑去，冷冷清清，清靜可憐的，今日下午，培突然光臨到了課室，她的頭髮亮多了，最好，笑的臉紅了，絕不塗抹粉飾的臉上，今日白多了，所以同學們都這樣的說：「近日的培，與於平常了，什麼，她變了。」



### 標準兒童讀物

著者著者著者	\$0.24
文文文文文文	\$0.20
沙沙沙沙沙沙	\$0.18
芥芥芥芥芥芥	\$0.20
實實實實實實	\$0.24

子國月信陽妻  
人勝友和的  
中朋友和的  
大小水給贈神

北京琉璃廠存古齋  
**曲園出版社**  
電話二局四二六九號



## 記血輸院醫

• 夫蘭 •

幾年前，上帝懲罰我，賜給我一個悲苦的厄運，使我在某大醫院裏逗留了一個很長的時日；受了十一次開刀手術的痛苦，最末還將我的右腿割掉，削去了我整生的幸福！

大概是因爲施行手術時流血過多了吧，當完了末一次手術以後，我的臉色白的像紙一般，體內好像消失了所有的抵抗力，傷口上的膿水，天天像泉源似的永無止息的流着，常常的濕透了幾層棉花和紗布，病狀顯然是入於險惡之境了，爲了拯救我的生命，大夫們主張給我輸血。

第二天下午，一個白衣使者推着一輛白色的臥車來接我到手術室去，我每次見到這種車輛向我牀前來的時候，心裏老是卜卜的亂跳不安，可是這次並沒那樣，因爲我知道這次是給我輸血，不是給我割瘡，所以心理到很坦然的躺在車上，任他推往手術室去。

當白衣人將我推一間潔白而明亮的手術室裏時，幾個護士將我移上西邊的一張手術牀上，方大夫走過來將我的右臂攤出，在臂膀上來回按了幾下，又上下的推了兩推，末後用刀在靠近臂膀偏左的地方割開一個小口，將血管露出三四分長，然後拿起一支約有六七寸長，五六分直徑的注射器，將針頭插進血管裏去，隨着將注射筒拔出來，留著針頭在血管上，緊跟着錢大夫由東邊送過來一個沒有針頭的注射筒，筒內含有約半筒多的鮮紅血液，方大夫立刻接過來塞進針頭上去，徐徐的往血管裏注射，剛注射完了，錢大夫又由東邊送過一筒血液來，於是方大夫將空筒拔出交給錢大夫，接過那含有血液的筒子，塞進針頭上去，依樣徐徐的往血管裏注射。

錢大夫這樣一來一往的，使我不禁好奇起來

「他拿來的血液是從那裏來的呢？」我心裏獨自懷疑着，趁着錢大夫走回東邊去的時候，我便輕輕的欠了欠頭往東邊望了一眼，啊！原來那邊也和我一樣的躺着一個人，旁邊還有另外一位大夫正在那裏給他施行抽血手術，於是我恍然大悟，那是一位「賣血者」，他受了經濟的壓迫，爲了生活，而將維持生命最寶貴的血液，賣給了醫院，轉輸給我，這是多麼令人難過的事！於是，有了他的血液，拯救了我這垂危的生命，這又是多麼令人可感激的事！雖然他的目的是爲了錢，爲了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錢，然而，如果沒有位賣血者的慷慨輸將我的生命又將如何呢？

憐憫，感激，纏繞着我的神經，我忘了我是在受輸血的手術，我更沒有預想到我自己的痛苦，而只管替他難過，我在惦念着他經過抽出多量血液之後，身體是否將要發生何種變故。

當第四筒血液注射完了之後，方大夫將針頭拔出來，然後用消毒的針線縫上切口，裏裝完了，白衣使者又將車推進來接我回病室去，我希望能在東邊看看那位賣血者是個何等樣的人，可惜他已先我走了，後來我問錢大夫，才知道他是一個洋車夫——一個洋車夫！

回到病室後，我靜靜的臥在床上，時而看看鄰牀上的病友，時而望望窗外面的青天，心裏正感覺着每次由手術室回來，從來沒有的愉快。末後，我希望睡一會兒，定一定神，不料腦子裏總是充滿了剛才輸血的情形——走來走去的錢大夫，鮮紅的血液，尖銳的注射器，和那躺着的賣血者……像走馬燈似的，一個個，一樣樣的不住在眼前真轉繞，我正不耐煩，突然不知怎的打起兩個冷戰來，那時正是春末夏初的天氣，室內溫度本來很暖和，決不至使人打冷戰，我正覺得奇怪，沒想接二連三的打個不住，跟着全身也抖戰起來，神經極度的緊張着，牙齒格格格響，手脚顫

筋的來回抽動，牀上的鋼絲也靜靜的隨着響動起來，我驚惶得不知所措，全室的病友也都忘了他們自己的痛苦而注視着我，好像我將要發生一種悲慘的事故似的。

方大夫來了，吩咐將我擡到單間病室裏去，護士替我蓋上一張棕黑色的美國毛毯，我還是繼續的抽動着，冷戰仍然沒有停止。

「你覺得怎樣？」過了一會，方大夫這樣問我。「冷！」我戰抖着說，牙齒格格的響聲，幾乎使人聽不出我的聲音來。

護士又給我加上兩張毛毯，厚厚的壓在我正戰抖着的身上，不久，我的神經才弛緩下來，漸漸的感着溫暖，最後，冷戰也隨着夜的來臨而止息了，但是體溫立刻迅速的增加着，身上沸騰着一陣陣的熱氣，額上冒着一粒粒豆似的汗珠。

「熱！」我一邊歎開壓着我的毛毯，一邊向看守我的護士說。

護士笑着將所有的毛毯移開，隨手拿了一條毛巾過來替我拭着頭上的汗，並且將電扇上的電門撥開，霎時呼呼的涼風衝我牀上吹來，涼爽，舒適，消滅了我身上的熱和汗，一會兒，電扇停了，我才慢慢的恢復了常狀。

「那個賣血者回家後是怎樣的情形呢？」半夜醒來，我還這樣懷念着。



## Our Lady's Juggler

By Alexander Woollcott

Once upon a time—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years ago—there dwelt in the untroubled land of France a little man who was by trade a juggler. In all that fair countryside which lies between the Marne and the Loire, the villages knew him. For on fete days he would give his show in their squares for such coppers as good nature would throw to him.

First he would spread out his shabby rug, a legacy from the old juggler to whom, as a lad, he had been apprenticed. Then he would set out the dishes and knives and balls that were his stock in trade, all the time tossing off the poor little jokes which, word for word, had also been left him by the old juggler. As he turned a few cart wheels, and spun some plates into the air, the crowd would gather. When, as a climax, he stood on his hands and juggled six balls with his feet, the sous would shower round him. But never enough to keep him in food and shelter through the winter.

It was a desperately weak little juggler who was found one cold day, half-starved in a ditch beside a road—found by a kindly monk who, in his arms, carried him to the nearby monastery. There throughout the long winter he was nursed back to health. When spring came down the road he was almost himself again.

But by then the monks had no time for the likes of him. Everyone was busy night and day, preparing for the month that is dedicated to the special glory of the Virgin. Each was at work on some gift for Our Lady. Here was one modeling a delicate statue. Others worked far into the night on lovely illuminations for the vellum pages of a missal. Another wrote Latin verses in Mary's honor and others fitted the final pieces of stained glass for a new rose window in Her chapel—a breastpin for Her to wear. When the sunlight streamed through, it would glow with myriad fires.

Among these happy workers the little juggler moved disconsolate. In his heart he felt he loved the Mother of Jesus more than any of them could love Her. So beautiful She was. So mild. So understanding. Often the thought of Her had warmed him when he was cold, given him courage when he was frightened. How could these sheltered monks really love the Blessed Virgin when they'd never known fear or cold? If only he, too, could do something to please Her. But he could neither read nor write nor paint nor carve. Of such were his thoughts as the month of May drew near and he, his strength regained, would soon again be taking to the road. (To be continued)

Our Lady's Juggler 是中世紀一個佳美的傳說，曾引起許多作家的想像，將它寫成故事。法國大文豪法郎士根據這個故事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馬森內將它編成了有名的歌劇“Le Jongleur de Notre Dame.”

fete (法文) 節目二 festival; sous (法文) 錢，讀作 su:; the likes of him 像他這樣的人。

## 聖母的賣藝者 陳 爾譯註

從前——這是無數百年前的事了——在那安樂之鄉的法國，住着一個以賣藝為生的小人兒。凡在瑪倫與羅亞爾之間一帶風景佳美的鄉間，各村的人們全都認識他。因為遇有節日，他總是在他們的那些這城裏表演他的技藝，企望一些心腸好的人攤給他幾個錢。

他總是先把他那破爛的地毯打開，這地毯是他由一個老賣藝的承受下來的遺產，他從小就跟着這個老賣藝的學徒。然後他擺出一些碟子，小刀，和球，這就是他做這行生意的本錢，同時一刻不停地順口說出那些老套子的笑話，這也是由那老賣藝的一字一句傳授給他的。他祇要滾動幾個車輪，向空中拋擲着幾個碟子，就總會有一羣人集攏來的。演到最精采的時候，就是當他以兩手掌地登起身體，用他的兩腳耍弄着六個球的時候，錢就像兩點穀地由他的四周洒來。但這決不够他一冬天吃和住的費用。

在某一個冷天裏，他被人路旁的溝裏發現的時候，已是一個餓得半死，非常衰弱的小賣藝者了——發現他的人是一個仁慈的僧侶，他雙手將他抱到附近的修道院，在那裏看護着他過了整個漫長的冬天，使他又恢復了健康。當春天一路來到的時候，他是幾乎完全復元了。

但從那時候起，那些僧侶們就沒有時間來顧到他這樣的人了。人人都在不分晝夜地忙着，準備迎接專為聖母之榮耀而奉獻給聖母的那一個月。各人都在做着一件獻給聖母的禮物。有的人在模塑一具精細的神像。旁的人在彌撒書的皮紙上繪着圖畫，一直工作到深夜。另外一個人在寫着讚美聖瑪麗的拉丁文詩句，又有一些人在拼湊最後的幾塊着色玻璃，為了裝在聖母禮拜堂的一個新的玫瑰花形的窗戶上面——猶如聖母所戴的一顆胸針。當太陽光照射進來的時候，它就會發出千萬種的光彩。

在這些快活的工作者當中，獨有那小賣藝的鬱鬱不歡。在他心裏，他覺得他愛聖母，比他們之中任何人所能愛的尤甚。她是多麼美麗，多麼溫和，多麼顯悟。祇要一想到她，往往在他來冷的時候就會覺得溫暖，恐懼的時候就得到勇氣。這些有寄身之處的僧侶們，從來不知道恐懼和寒冷，怎會真能愛那可感謝的聖母呢？假使祇要他也能够做點事情來取悅聖母，那麼他將感到如何的快慰呢！但他既不識字，又不能寫，也不會繪畫彫刻。五月將近了，他所想的就是這些事情，而他的體力已經恢復，不久又要去到街頭了。(未完)

# 友が我

## アインシュタイン博士

アインシュタイン博士は現代の理論物理學者のうち一番大きな仕事を仕とげた一人として世界に最も輝かしい名を響かしてゐる人です。千八百七十九年ドイツで生れたのですがスイスで大學を卒業し二十六歳の頃から對性理論といふ新しい學問上の意見を發表して學界に有名となり、その後ドイツのベルリン大學に招かれていつも學界の中心として働いてゐました。千九百二十一年には學者としての最高の名譽たるノベル賞を授けられ、その他あらゆる賞讀が集められました。その傍は平和主義を唱へ、又ユダヤ民族の血統をうけてゐるので、ユダヤ人の幸福のために盡力してゐましたが千九百三十三年にドイツ政府の組織がかはつて後思ひかけなくユダヤ人排斥の難に遭つて國外に逐はれ、現在はアメリカのプリンストンで研究を續けてゐます。

## 日本の小學兒童たちへ

我は日本の小學兒童諸君へこの挨拶文をおくらすとしてゐますがそれに特別なわけがあります。私はあの美しい日本を訪ねて、その都市や家屋や、そ山や森を眺め、そしてそこで祖國への愛を創りあげた日本の子供たちを見て來たからです。私の机の上にはいつも、日本の兒童諸君の描いた彩色畫のみちてゐる一つの大きな冊子が置いてあります。

諸君が今こんなに遠方からの私の挨拶を受けとる際に異つた國々の人たちが昔はお互に知ることもなく別々に生活し、時にはお互に恐れ合つたり憎み合つたりしたことすらあつたのに、我々の時代になつて始めて親愛に日つ十分の理解し合つて交通するやうになつたといふことを、どうかよく考へて下さい。兄弟のやうに理解するといふ精神が人々の間にますます根底を深めてゆくことこそ望ましいと思ひます。かういふ意味で、老年の私が日本の學校兒童諸君へ遠方から挨拶するのです。そして諸君の時代が私の時代をいつかはづかしかしめるやうなることをすらすら望んでゐます。

## 愛因斯坦博士 胡 謨譯註

愛因斯坦博士は現代理論物理學者中是一個業績最著の人、他那最光輝燦爛的美名正響徹宇內。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在德意志陸生、畢業於瑞士大學。二十六歲的時候、最初發表所謂相對性理論一種新的學問上的意見、這是聞名學界的。其後被德意志柏林大學所招聘、終始為學界之中心努力著。

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獲得了為學者最高之名譽的諾貝爾賞、以及其他各種的賞讀。此外他又唱導和平主義、並且因為他又是繼承了猶太民族的血統、曾為猶太民族的幸福盡力、因之在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德意志政府的組織改變後、不料竟遭排斥猶太人之難、而被逐國外。現在在美國的普林斯頓繼續研究。

## 給日本の小學兒童們

我要給日本の小學兒童諸君寄去這封寒喧文、這也有特別的緣故。我是因為想要一睹那美麗的日本、瞻仰那樣的房屋都市、山林、並且我還要看看創造祖國愛の日本の小孩們而來的。在我的桌上、總擺着一本日本兒童諸君畫得滿滿的很大的彩色畫冊子。

當諸君接到由那麼遠的地方的我的寒喧文時、你們可否仔細的想一下、不同的各國的人們、在從前彼此並不互相了解、各自度着各自的生活、有時甚或互相恐怖、互相仇視但是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是能互相親愛互相理解互相交通的。我想只有像兄弟般理解的精神一天比一天根深蒂固起來才是我們所期待的。在這種意義上、老年的我從很遠的地方、和日本の兒童諸君寒喧。我甚至希望諸君的時代幾時能夠到了使我的那個時代慚愧！

「仕とげる」 完成 「ノベル」 諾貝爾獎金  
「思ひかけない」 意想不到不料 「挨拶」 寒喧  
「わけ」 緣故 「いつも」 總是 「受けとる」 接到  
「すら」 甚至 「はづかしかしめる」 使……慚愧





## 雪夜悲劇

愛情是不分階段的，世間只有  
純潔真誠的愛才是神聖的！

丁士

董溝橋的砲火，奪走了她全生的幸福，因了戰事，而鄉間的匪人都更是猖狂，她底家鄉是被匪人搶奪，蹂躪了，她的房屋是被匪人焚毀了，她的父親是因為要保有自己的財產而被殺死了，她的弟弟是被匪人帶走了！她的母親無家可歸而漂流了，後經由戚友的幫助才到北京來，見她這唯一的女兒，她所最鍾愛的女兒——珍！

珍她那時正在北京初中讀書，如果要是她也在家鄉的話，也早將被匪人踐踏，這是多麼一件可怕的事。當她聽了慈母說到家鄉的慘情，家鄉不幸的遭遇時，她幾乎要傷心得暈死過去，她又會睜着眼，握拳在喊：「我要報仇，我要爲我己死的父親，不知音信的弟弟，和遭難的鄉人們報仇，要殺滅了這些匪黨，」然而這終是只談論知道自己是的，她又嗚咽不成聲的倒在母親的懷裏。

她開始知道，這世界，這人間，是充滿了可怕，悽慘，世界上竟有如如此的惡人，比魔鬼還要可怕，還要更殘忍的人。她那一顆純潔天真的心，只知愛人的心，被這可怕的惡耗打破了。她知道了憎，她知道了恨，她發覺了這世界並不是上帝的國，慈悲的天國，而是一個萬惡的魔國，在這裏充滿了獸性的人，殘暴的人。

這樣事變的發生，影響她的一生，帶走她一生的幸福，她們陷入了窮困的境遇中，當然珍的學業，因爲這種轉變而停頓了。這樣的窮困也正帶來了她的惡運，母親聽從一個遠房親戚慫恿，而決計要將珍送到一家什麼洋酒館去作女侍者，當然珍那一副可人的面孔和那窈窕的身材，活潑的行動是會被取錄的，然而珍却極力的反抗去作這樣妓女式的生活，去作男子們的玩物，她憤憤着將來有錢，將來會作闊人的岳老太太，她不會想到珍母親的心，她憤憤着將來有錢，將來會作闊人的岳老太太，她不會想到珍的心靈上會受到極大的創傷，會填滅了她一生的幸福，他只知道金錢，和榮耀。她苦苦的哀求自己的女兒，流淚與愁傷感動了自己的女兒，珍爲了愛她母親，不願使她過於傷心和失望，她允許了。然而她爲了這個不知道流過多少傷心的淚，針一般的刺痛了她的心房。她爲了自己最親愛的母親，而忍受了一切痛苦。

終於被一個可怕的人臉，送入了一個天日所照不到的地方去，一個充滿了煙酒氣味醉人的惡窟，一個吸人血液的咖啡館裏去。這一切的生活，在離這一個暮生人，是太苦惱了，她不會迎合主顧的

心理，所看見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她是一點勇氣也沒有，怕靠近他們，她更有些怕每一個那帶着笑的面孔的人，她覺得這些笑的面孔，就是焚燒了她底家，殺死了她底父親，帶走了她底弟弟的匪人。這些可怕的人影，似乎是時刻在圍繞着她，甚至在她在她一個人的時候都有着這許多可怕笑的面孔，在嘲笑她，捉弄她，她的精神受了絕大的刺激，甚至連在午夜的酣睡中都要被一些可怕的惡夢驚醒，而哭泣，北風的怒吼，帶來她傷心的遭遇，她想起了往事的快樂，更要忍不住這時的悲哀了。

她近日有些覺得生活是比較安適了，她這枯乾的生活，是濕潤了，她覺得從此生活是有了活力，她興奮極了，因爲她認識了一位能體貼她，安慰她的英俊而慈悲的壯年——仁！她這斷了弦的風箏，似乎是有歸宿，她的心是平定了，是安寧了。

仁知道了珍這樣悲慘的遭遇，不幸的遭遇，同情她，愛憐她，覺得她確是一個不幸的人。他在替她嘆惜這惡運的來臨，這困苦的前途，他要安慰她，安慰這可憐的人兒，這世間不幸的人兒，他要用自己的手，將她拯救出這萬惡的深淵，讓她能重見天日，享受溫暖。

仁差不多每天都要到這裏來，來看珍，如不這樣的話，他就覺得有什麼要緊的事沒作，又好像丟失了什麼他最心愛的寶貴的難受與不適，見着珍了，他這一顆飄蕩着的心，才安穩了，平定了。珍也似乎覺得仁是他唯一不可少的密友了。他倆似乎都互爲自己心靈上不可缺少的慰藉品了，仁確已在深深的愛着這一個活潑天真的孩子。

然而仁他是一個舊禮教束縛下的兒子，是他父母唯一的寵兒，因爲他們再沒有第二個兒子。仁還有一個已出嫁的姐姐，在很關心他而且愛他。仁他自己也知道，深深的知道，這理想中的事，是很難成事實的，因爲一切的環境都不會允許他的要求，而且父親也會決然反對他的要求的，然而他仍要鼓着勇氣，來完成他這將來美滿的生活，他爲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前途，他爲了滿足珍的渴望，他寧願冒險和他那離異的永遠板着面孔的父親去說，雖然母親是慈祥的，然而他是知道母親是作不了主的。

珍，她一切都能應允仁的，她的母親也在盼望着她的女兒得一個好女婿，然而她也知道自己的地位，是會發生阻礙的，她也曾想到將來的渺茫，而哭泣而禱告。她也會這樣的對仁說：「我們的希望恐怕是不能達到目的，而走上幸福之途吧？因爲……」然而仁却毅然的說：「珍！你不要悲傷，

我們一定要達到目的地，我要救你，也是爲了自己而救你，我不能受禮教束縛，我要扎褲，我要反抗，我要的是自由，爲的是得到你，你可放心了。」珍歡喜的流淚，而倒在仁的懷裏。

仁他鼓着勇氣，到父親那屋去，他見了那永無笑容的臉，帶着莊嚴與嚴肅，似乎是冷靜，他又喪失了勇氣，而畏縮了，甚至於只叫了聲「爸爸」！而無言的退了出來。

他無法的只好去求他的姐姐，告訴了她這一切，姐姐也在同情這一位不幸的孩子，她也顧成全他們這對美滿的姻緣，她硬着頭皮爲了弟弟，自己最愛的弟弟，去向父親說，但父親並沒有回答。

這天的晚上，仁是被父親叫到房裏去，那時他的血流得迅速了，他的臉也都赤紅了，他的一顆心跳得幾乎要出了口腔，他懷着滿腹的期望，他以為也許一切都會有希望的，他見父親，父親躺在榻上，臉上的表情是有些異樣，似乎是帶着笑容，然而這笑並不是出於內心的微笑，而只是臉上皮肉的收縮而已，帶着戾刺，帶着冰冷，是無情殘酷的笑，更似乎帶着怒意，然而又好好像要用這笑遮掩住一切，這一個熱烈富感情的人，是受不了這冰冷，他要躲開這現狀，然而心裏是有盼望，有希望的，所以他仍留在這裏，等着聽調。父親的語調是起初比較溫和帶着動聽似的說：

「仁兒！你簡直是胡鬧！你竟會要什麼女招待進門，你自己想想咱們這樣的家庭，是能容納這樣的人嗎？你不要胡塗！這是不可能的，你這樣去作，那也是你一時被那妖艷的女人迷住了心，竟會如此妄想的，你以後會後悔的，你好好的想想，你該明白的。」

仁覺得父親的話，不是完全的反對，他鼓起了勇氣：

「爸爸，她不是和那一般女侍者一樣，她是個好孩子，她是不得已而作這樣的生活的，但是她並不甘願的。因爲她的家是被鄉下的匪徒焚毀了。她從前也是一個中學生，她極端清高的，她決不是您所想像中那樣的女子，那樣輕浮妖艷下流的女子，您不相信，我可以帶來給您看。」

「好了！好了！我不需見這樣下流的女子，你不要爲她辯護，那是下流人的俗套，那是他們騙人的工具，你這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不得已啦！世間的事正多得很，她爲什麼偏要作這樣的事，好了，他是騙人的女子，在要騙取你的金錢，她是看中了你的金錢，你看你是一個有錢的少爺，在博得你的歡心，好解決她的生計問題，她錢到手了，什麼會都忘了，她們的生活是和妓女差不多的，迎新棄舊朝三暮四，決不會真心愛你的。」帶着氣憤的聲調，然後又稍緩和了，「孩子，不要太固執和胡想了。你要知道我們的階級也是不同的。」

「騙人的金錢，不！她決不會騙人金錢的，那您就是冤枉了她。她和我使一樣誠實，她決不會是壞女人，更不會迎新棄舊和妓女一樣，爸爸您真是太錯誤了。她決對一切都是真的，不會騙人的，「騙人」她是不会的，她

是時代的女性，天真的孩子，不是只知騙人，騙錢，那樣下流的女人，您要在那種觀念是錯誤的。不合潮流的思想。戀愛是不分階級不分階級的。」他仰着頭望着天花板，精神是受了極大的打擊，然而却十分的興奮，他知道這個衝起父親的怒，然而他一時青年的怒火勝過了一切，他的感情勝過了理智，他爲了他的愛人而辯護，爲了要救他所愛的人而爭論，要洗滌了父親腐敗的思想，又補充下面的話：「愛情是不分階級的，世間只有純潔真誠的愛情才是神聖的。有着階級觀念的婚姻制度，是早就被淘汰了，不合潮流的，那是非世紀以前的話了。」

父親已是怒不可止，瞪着無光的大眼，趁在那割瘦乾的面孔上，真是可怕。「你出去，我不需要你這樣的兒子，你竟敢完全反抗起來，你上了學，念的什麼書些新名詞什麼自由，什麼神聖，什麼戀愛，什麼新思想，你的書完全是白念了現在竟敢否認你爸爸的話了，好，你快給我滾出去！快要把我氣死啦。」父親的臉色已經現出了灰白，無力的合上眼，不語了。

仁無言的走出父親的房間，低下了頭，有些悔恨剛才使父親的生氣，禮教束縛住了他，使他不敢再反抗，他知道反抗的便是逆子，便是不孝，他無力逃出這束縛人禮教的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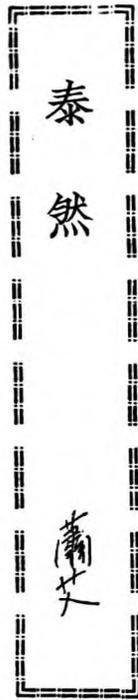
他後來終於知道一切都是完了，父親不會得他的同意而給他和他張督辦的女兒訂了婚，他知道這個消息之後，他失了常態，溫柔馴順變成了粗魯同聲野，他似乎已是瘋狂了，在一個雪夜，他跑到珍那兒去，珍正在那陪伴着他的顯主，仁見這個，因爲他的神經已極失常，實在因爲過於懷喪的原故，他誤解他以為父親話是對的，他們是迎新棄舊的生活，是不錯的，他帶着怒意的坐下，喝着酒，喝那劣性的酒，珍又習慣的走到仁的身旁，她開始覺得仁今天有些異樣，已不是往時的仁了，她用奇異的眼光注视着仁，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她知道他的不幸，也正是他自己的不幸，她受着驚愕的情形，是太可憐，她幾乎要哭出來。仁見了這個，又興奮，又清醒他高興的喝着，終於他是醉了，他捉住了珍的臂膀，帶着狂笑。

「珍，你仍愛我嗎？但是我們一切都完了，完了，我是弱者，我不敢反抗，我不敢掙扎，我將就此頹廢。你不必再愛我，你不能，你也不會是屬於我的了。我不願誤了你的青春，但你不要灰心，我始終是對不起你的，我希望你不要再恨我，我是不得已的，好！再見吧！」

他踉蹌的跑出了酒館，外面正下着大雪，非常的寒冷，他忘了一切的往前跑，珍在喊着，追他，而流着淚，但相信仁是會變心的，他一定有悲慘的結局，然而終於是來臨了。

仁不會聽見什麼，而是有一隻惡虎在追他，他忘了大雪，和離行，無目的地向前跑，一個巨大的車聲，帶來了死耗，仁是作了車下的怨魂，一個有爲的青年是在無聲臭中死去了，珍跑了過來，昏倒在龐愛人的身旁，染了滿身的鮮血，爲她而流的鮮血，雪花都融化在這熱血裏。





背點兒的牌九，倒是接連着揭了幾場，幾張毛票也早就輸給那些「孫子」，還欠了「二屁股」的帳，可是武守本始終還沒有把景二爺的對子拿給當鋪。別聽景二爺說他是個榜小爺，在這一點，他還相當的穩健，想得很週密：景二爺的交往廣繁，不能沒有當鋪的朋友，不能不給當鋪的朋友寫對聯兒；人家都加入了展覽會，精明得像當鋪的朋友還有不認得景二爺的字的？

不認貨，又那能一付對子出八元？——這若是讓當鋪的主兒一問：「你這付對子，是景二爺寫給你的麼？」自己不能不承認，「好，就給你寫八元錢」，八元錢是拿到手了，可是日後當鋪的朋友若是跟景二爺照了面兒，說起有個小夥子去當過他的對子——還落著「守本先生」的上款，那自己該有多麼對不住景二爺！「你這榜小爺是窮極了！」按這末兩句罵還不要緊，可是讓你自己還張臉往哪兒擱！人家挺體面的老爺慈心慈意地賞你一付對子，你竟不能好好兒收着，竟給當了；若是爲個爲來還可以原諒你，可是你說良心話：不是爲了賤錢麼？多末辜負景二爺的意思！往後，人家總怎末提拔你這兒兒沒出息！人要臉，樹要皮，武守本左思右想，也不敢鼓起這付對子，怕景二爺的罵，小夥子還真捨不得呢！身邊一下子就能當得八元錢的——他絕不懶地認爲能當八元錢——除了景二爺的這付對子，還有什麼呢？你這小子怎末這末守不住財！你等着，好好兒地伺候着景二爺，把老人家伺候得樂了，再賞你一付的時候——有一付留着，再當這一付，也顯得你有些骨頭！就這麼着不留體己，有點

兒值錢的就送出去，有點兒值錢的就送出去，得窮一輩子！跟自己下了嚴重的警告，武守本到底沒捨得孤注一擲。

沒了有一種希望，盤算，小夥子伺候景二爺，就開始了特別的殷勤。對茶，點煙，研墨，備車，幹什末都別別人誇着麻利地，趕在前頭。假如他本人是條狗，景二爺的招呼跟眼風都是牽着這條狗的繩子。

自然，景二爺不能因爲到底也沒有賞給他第二付對子，就不再提筆開寫。「寫家」的生活自然是建築在寫上，雖然實際的生計是靠了這個文書寶尊的主。好在機關裏的公事，三天打魚，五天晾網，也不過是那麼回事兒，十分之八九的工夫都可以給這位「寫家」做「景體」的發揚光大。於是自己本身起，到親友，同事，跟親友，同事的親友之間，對外應酬着婚，喪，喜，慶的帳心，對聯，中堂，匾額，等等可以開寫的，不啻是命令，請求，景二爺都是來者不拒，統統處以「景體」，而且小大由之。這還不提：來者給預備下紙張的，更好；沒帶來，景二爺還置有存貨，可以先給他們墊備上。在這一點點，就很有些位都認爲景二爺的人緣好。「是位好主子」的頭讚到了耳際，景二爺就怎末也忍不住：不擺管筆樂得「嘩嘩」出聲兒來。

寫，寫，寫，景二爺在衙門裏是這樣；在家裏，也是這樣：寫，寫，寫，寫得滿意足，「景體」的天下，在熱熾的平凡裏，確是這麼太平了十幾年。

可是「天下大勢」，假如往往會「合久必分」，

就勿怪景二爺居然也在向來得意於「老好子」的頭讚聲裏，感覺着不公平的煩惱了。——這是由於景小姐有了出條消息的反應。

景二爺的心理的確不是味兒：爲他人做嫁衣裳地，忙合了這末些年，竟換不出一點兒人心來！沒想到，世態的炎涼，竟至如此！人家有紅事：聘閨女，娶媳婦，孩子滿月，姓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道喜，還搭上工夫筆墨的給寫對兒，寫喜來；人家有白事：死人，辦冥壽，姓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吊祭，跟着忙合，還搭上工夫筆墨的給寫輓心，輓聯；人家作壽，開賀宴，買房子，搬家，以致於攤着官司，姓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用嘴用腿的過節兒，都盡得面面周到，還搭上工夫筆墨的，或是對子，或是輓子，一切得寫的，都給人家寫了；上自局長，下到辦事員，誰家的人情讓姓景的馬虎過過了？甚至於書記，聽差，姓景的也不少給他們寫過；那一年愛貼春聯，「福」字的，不都是有所必應着！從來沒分過他們的身份，地位。姓景的對誰，都對得住，都沒負心，甯肯自己多搭上點兒什麼，不落個「或米」，沒人緣兒。可不，別人對姓景的呢？現在要辦件事，就都不開不問了！裝聲作啞，竟沒有一個出來給張羅張羅，盡點兒人情的！世態的炎涼，竟至如此！姓景的雖然不是「付」字頭兒，「草」字頭兒的局長，主任，科長，科員，而只是個委任職的身分，可是那些「付」字頭兒，「草」字頭兒的，也都受過姓景的人情啊！若說行人情只與山下往上行，那末姓景的這個委任職以下，也有的是雇員階級的呀，他們怎麼就可以不下往上行呢？還有，委任職的也不只是姓景的一個，怎麼別的位置有了這一份兒，就換不過一點兒人情，而輪到姓景的個過着事情吃虧的人，不願意計較什麼功名利祿，只丟自己的面子，沒什麼，而對不住女兒，確是怎麼也過不來心的事！

(未完)

